

2022-2023年下學期

HIST 5514A

公眾歷史特別專題（博物館研究）：

博物館學：文化、詮釋與知識傳播

期末報告

題目一：

你認為香港還缺乏了甚麼博物館？假若你是館長，會怎樣籌劃？

導師：丁新豹博士

學生：袁信賢

1155169974

一、引言

香港雖為彈丸之地，但其實香港的博物館眾多，單計康樂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管理的博物館已有 17 間¹，連同其他公私營機構管理和民間愛好者以「博物館」²名義經營的場所，粗略估計超過六十間³，種類五花八門，不論對本地居民還是外來旅客來說都是熱門景點，體現香港多元文化的融會。儘管如此，筆者認為香港還缺少了一類博物館，就是介紹地區歷史文化和城市發展的博物館，筆者建議以九龍城區生活文化為主題，並將該館命名為「九龍城生活文化館」，本文先闡釋建立該博物館的原因，再構想其籌劃方向和內容。

二、建立目的

嚴格來說，香港並非完全沒有以地區歷史為主題的博物館，過去個別地區也有開設類似題材的場館，然而這類主題的博物館多是民間籌辦，經常面臨場地租賃、營運資金、展館規模小等困難，如大澳文化工作室便是這些原因於 2016 年結束營運。香港政府和有規模的團體不熱衷於地方志工作，大多地方史項目都是由民間或學者自發，經費不穩下難以長期工作⁴。因此如果善用博物館展示和研究功能，不但能讓公眾留意本地地方史的重要，也能提供一個穩定的場所為學者們從事地方志研究和編修工作。

至於選擇九龍城，是因為九龍城雖然地方不大，但卻有著悠久而豐富歷史，當中有不少傳奇故事，同時宋元古井和龍津石橋遺址等古蹟相繼出土，令不久將來九龍城繁華鬧市中出現新舊共存，時間跨度近千年的有趣景象，這些元素能豐富博物館的內容，提高博物館對觀眾的吸引力。再者，九龍城有不少社區機構曾

¹康樂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博物館—設施及場地列表〉，取自 <https://www.lcsd.gov.hk/tc/facilities/facilitieslist/museums/lcsdmuseums.html>，2023 年 4 月 6 日擷取。

²由於香港沒有博物館相關的法律，對「博物館」沒有清晰的定義，因此不少民間開辦的博物館雖名「博物館」，但規模小且沒有系統的策展方式和嚴謹的管理模式。

³梁戴：〈博物館的力量〉，《大公報》，2022 年 10 月 25 日，
<http://www.takungpao.com.hk/culture/237141/2022/1025/77930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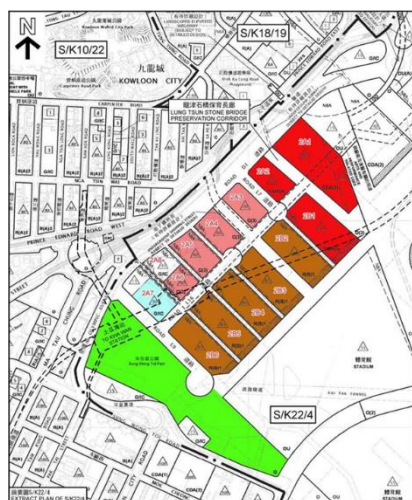
⁴呂少群：〈民間團隊經費匱乏選蓮麻坑初試牛刀港首本村志掘出文化遺產〉，《大公報》，A02 版，2018 年 1 月 22 日。

舉辦相關的小型展覽，不但對策展有一定經驗，而且累積很多珍貴的文字和實物資料，對博物館連結社區很有幫助。雖然區內有九龍寨城公園和未來的龍津橋保育長廊介紹九龍城歷史，但這些景點都只是介紹零碎的歷史，區內有很多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古蹟和建築，它們都是地區歷史的一塊拼圖但卻被人遺忘，博物館正能發揮其保存和展示歷史的功能，以保護和傳承九龍城的歷史。

三、籌劃方向

(一) 命名、定位

筆者建議此博物館命名為「九龍城生活文化館」，選址可考慮在已規劃將興建的宋皇臺古蹟公園內，古蹟公園包括一部分宋代古井遺址，因此博物館或可以跟古蹟公園合併，使其變成集遺址、歷史和休閒等元素於一身的地區歷史博物館。



圖中綠色部分為規劃中的宋皇臺古蹟公園

而且選址接近啟德體育園區，兩者結合便是完整的九龍城歷史發展史，可謂相得益彰。定位方面，既然是地區性博物館，首要便是界定「九龍城」的範圍，古代的九龍城跟今日行政劃分上的九龍城區有很大分別，為免引起觀眾混淆，筆者傾向以今日的九龍城區為基礎。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某些古蹟建築在今日不隸屬九龍城區，但歷史上它們一直被視作九龍城的一部分，因此為了完整

地詮釋九龍城歷史，筆者認為這些古蹟建築也應包括在博物館展覽內容中。內容上，這是一座面向人群的博物館，主要是介紹九龍城地區歷史發展下的居民生活文化，為了突顯這座博物館的獨特性，筆者建議摒棄傳統歷史時序單位，以「物」為主軸詮釋九龍城的歷史，筆者構思的「物」是「水(九)」、「龍」、「城」和「寨」，四者各自代表九龍城不同視角下居民的生活文化，也有一定的時間順序，以下筆者會詳述各主題想要表達的內容和策展的形式。

（二）展覽內容

2.1 水——九龍城海洋經濟的命脈

這部分展覽主要是向觀者重塑早期九龍城地區居民的經濟活動和生活狀況，時間跨度約為宋代至清末。水是世界各地文明的搖籃，九龍城地區也不例外，有很長一段時間九龍城的經濟發展都依賴海洋資源。有趣的是，五行學說中「九」正是屬水，似乎預視了九龍城由水而興的格局。

九龍城的歷史最早見於宋代，是以「官富場」之名出現在史書上，「官富場」是官方開闢的鹽場，為廣東十大鹽場之一，當時有鹽官和軍隊駐守，管理沿岸大片鹽場⁵，可見當時的九龍城已非荒蕪之地。此外，古時九龍城較現時有更豐富海洋資源，所以捕魚業亦自然是早期九龍城居民的經濟命脈，直到 20 世紀初港英政府開始在東九龍大規模填海，九龍城的漁業才逐漸式微⁶。當然也少不了農業發展，2014 年出土的古井遺址便是用作灌溉和食用。雖然九龍城區的製鹽業務因清朝初年的遷海政策而被迫終結，但當區的水路交通發展迅速。1875 年龍津石橋落成，成為第一代九龍城碼頭，當時龍津石橋是中外官員水路進入城寨的必經之路。由於碼頭寬闊，大大提高龍津石橋貨物的交流及貿易量，帶動同區的九龍街墟市發展，貨物在碼頭交收時經過「公秤」所徵的費用成了樂善堂經費的主要來源，也推動九龍城地區和慈善事業發展⁷。可見九龍城的經濟很長時間都離不開水資源，但隨著近代接連的填海活動，加上經濟轉型，今日的九龍城水資源只被視作海濱的風景線，這是後人不懂飲水思源，還是時代進步的必然？對現今政府的大規模填海造地政策有何啟示？是這展覽希望引起觀眾的反思。

⁵邱逸：《龍的心——九龍城區歷史古蹟導賞》（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18），頁 2-3。

⁶劉潤和：《九龍城區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頁 20。

⁷劉潤和：《九龍城區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頁 28。

展覽形式上，筆者希望利用現時宋元古井遺址，保留發掘現場作展示之用，並以擴增實境技術(AR)重塑遺址中古井和房屋地基的原貌，讓觀眾認識古時九龍城社區的風貌。另外為了讓觀眾對古代地區經濟有更形象化的印象，筆者建



香港歷史博物館中的常設展覽「香港故事」(局部)

議參考以前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的做法，製作鹽坊和龍津石橋的場景模型，前者可附以影片介紹古人製鹽的過程，並展出當區出土的殼灰窯作解說⁸；後者則可參考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紫禁一日」的做法，以碼頭叫賣聲、船隻鳴笛聲、苦力影像投影等感官體驗重現當年碼頭的興旺。當然文物也是這展廳的重點，可將早前港鐵宋皇臺站展出的「聖山遺粹」安置於博物館內成為常設展覽，供觀眾隨時參觀。

2.2 龍——九龍城傳奇的起源

龍是傳說中的生物，也是古代中國天子的象徵，而九龍城最為人熟知的故事，想必是南宋末年宋朝皇室南下至九龍城一帶避難的故事，不但為九龍城留下不少傳奇故事，甚至成為區內傳統，就是這部分展覽向觀眾呈現的內容。

宋皇臺

宋帝南下的事蹟中，相信以「宋皇臺」最為港人熟知。宋王臺為紀念宋帝殉國而刻，原位於馬頭角一處海拔只有一百一十四呎的聖山上⁹，傳說即為宋帝臨時行宮之遺蹟¹⁰。後來聖山被夷平，宋王臺石刻被切割成今日的模样安置於現在的宋皇臺公園。二十世紀以前，於宋王臺西北不遠的小丘上原本還有一座紀念帝昺的妹妹的金夫人墓，後因興建聖三一堂而被湮沒。

⁸殼灰窯是以蠔殼和其他貝殼為原料燒灰而成的窯爐，是三種製鹽方法之一。

⁹中國古籍及紀錄中未見記載山丘名字，十九世紀英人所繪的地圖中將之命名「聖山」。

¹⁰劉潤和：《九龍城區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頁46。

白鶴山

白鶴山即今日的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華人基督教永遠墳場（九龍）、福德學校及美東邨美德樓的所在地，古時為區內的採石場，據宋王臺公園《九龍宋皇台遺址碑記》記載，宋室在逃難到九龍城期間，宋端宗曾在白鶴山行朝並以一塊大石為御座，後人稱此為「交椅石」，但該石現已不知所終，僅存有交椅石舊照。

侯王廟

九龍城侯王廟建於南宋末年至元初，供奉為護送宋帝南下的功臣楊亮節¹¹，因為護駕有功，楊侯漸成區內居民的信仰。現存的侯王廟則建於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並經歷多次重修。每年農曆六月十六日為該廟侯王誕並傳承至今，2014年被為法定古蹟，楊侯誕亦成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古瑾圍/上帝古廟/二王殿村

古瑾圍即今日的馬頭圍，當年宋帝離開九龍時，部分宗室和大臣未及隨行，便於馬頭圍一帶建古瑾圍定居¹²。城市發展下，古瑾圍早於1920年代被清拆。今日位於露明道的上帝古廟亦稱北帝廟，原建於今日古瑾圍旁¹³，為古瑾圍耆老所崇祀，故廟應為供奉趙宋先祖而建¹⁴。上帝古廟於1921年遷往現址¹⁵，其後廟宇荒廢，今僅存石門遺跡供遊人憑弔。二王殿村（又名二黃店村）位於今日譚公道和馬頭涌道之間¹⁶，由隨行宋廷官員所建，今已因發展而被湮沒。馬頭涌道原先也有一座上帝古廟，算上露明道上帝古廟和鶴園角的北帝廟，同區有三所北帝廟在香港絕無僅有，令人深思當年宋帝駐蹕的問題¹⁷。

¹¹侯王廟供奉楊亮節之說目前尚有爭議，另有說法認為侯王是一位曾為宋帝昺治癒失眠症的楊姓村民。還有人認為侯王是曾協助宋兵抗元的楊姓人家祖先。

¹²蘇萬興：〈上帝古廟〉，取自

<http://www.somanhing.com/friends/gotowalk/chinesebuilding/ctemple/templeindex.htm>，2023年4月7日擷取。

¹³另有說法認為今日露明道上帝古廟即由當年宋帝行宮改建而成。

¹⁴劉潤和：《九龍城區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頁46。

¹⁵蕭險峰、岑智明、劉國偉：〈九龍城「上帝古廟」原址考證〉《田野與文獻》，第83期（香港，2016年），頁1-17。

¹⁶同上。

¹⁷同上。

展覽形式上，由於大部分遺址已不復原貌甚至已湮滅而漸被世人遺忘，因此大部分遺跡只能以舊照形式展示，也許我們可以參考「聖山遺粹」，以今日九龍城地圖為基礎，於其上標示各處遺跡位置，讓觀眾對當年宋室南下的足跡有基本概念，再製作動畫描述宋室南下的過程和各處遺址的歷史。另外，由於博物館所在的古蹟公園位置上有部分跟聖山原址重疊，宋皇臺石碑亦計劃遷移至此處，因此條件許可下可考慮直接把石碑搬進館內作為鎮館之寶展示。另外，在史料充足的條件下，



港鐵宋皇臺站「聖山遺粹」展覽(局部)

筆者認為館方可策展時融入近年新興的「元宇宙」(Metaverse) 概念，建構一個虛擬的宋代九龍城社區，讓觀眾「實地考察」古代九龍城社會，這技術甚至容許在虛擬世界觀眾之間、觀眾與古人之間「交流」，創造沉浸式體驗。

2.3 城——九龍城牆中生活的足跡

這部分展覽旨在向觀眾展示在圍城視角下九龍城居民的生活變化，時間上涵蓋明代至現代。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建城牆的習慣，大至長城城邑，小至村莊宅邸亦是如此。在香港也不例外，除了新界圍村，九龍城古代也有城牆類建築。這些城牆並非只有表面上的防禦功能，正是其帶來的安全感，令圍內和圍周邊的居民得以安心聚居，並因安居而發展出自身文化，並傳承至今成為九龍城區的傳統。

衙前圍村

除了前述的古瑾圍，九龍城區最有名當數衙前圍村。衙前圍村又名慶有餘村，村民自南宋後遷入現址一帶居住。衙前圍村建村初時並未有圍牆，至明代東南沿海盜寇之患嚴重，為保護村民而將村屋的外牆相連成「圍」，至今已經歷逾 400

年的歷史¹⁸。自 1726 年起，衙前圍村每十年舉行一次太平清醮並傳承至今，是九龍市區其中一場大型慶典。雖然衙前圍村已清拆，但打醮傳統並未因此終止，反而在區內街坊參與得以延續¹⁹。

九龍寨城

九龍寨城初建於 1810 年，當時只是一個寨，1847 年為了加強九龍區防禦而增建成城寨。九龍寨城內建有兵房衙署，方便官員辦公；又建成了居居和龍津義學，以招徠居民文士開發這個新建之城²⁰。寨城一度因英軍入侵而變得荒涼，但隨著 20 世紀初九龍城發展，遷入九龍寨城的居民增多。及後寨城的城牆被日軍拆除，但二戰後大量居民遷入搭建樓房，又形成一道更高的「圍牆」，名字也逐漸被叫成「九龍城寨」。外界看來寨城內衛生惡劣，龍蛇混集，但據曾住寨城的居民回憶，城內是長者安樂窩，居民出入自由，相處融洽²¹，九龍城天后誕正是源於九龍寨城並流傳至今，足見城內居民生活尚算安穩。

今日的「牆」

九龍城居民以城牆把自己保護起來，但隨著安定的時代來臨，加上城市現代化，居民對城牆的需求大減。從寨城的小孩喜歡在大廈天台上觀看飛機，可知居民思想也漸漸從城牆中解放，敢於接受外來新文化，如區內本地與泰國居民同樂的泰國潑水節，近年成為地區年度盛事，九龍城因而有「小泰國」美名。雖然城牆已不存，但仍以另一種形式存在於所有人生活中，例如現代人人以防火牆保護網絡安全，這也算是傳承了前人建圍牆的傳統吧。

展覽內容上，這個展覽的主角「牆」早已不存，也只能以舊照片把「牆」呈現出來。為了讓觀眾對城寨內的生活有沉浸式的體驗，筆者建議案照舊片資料在

¹⁸蘇萬興：《衙前圍—消失中的市區最後圍村》（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3），頁 32-36。

¹⁹蘇萬興：《衙前圍—消失中的市區最後圍村》（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3），頁 85-104。

²⁰劉潤和：《九龍城區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頁 7-9。

²¹林保賢（Ian Lambot），格雷格·吉拉德（Greg Girard）：《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5），頁 314-317。

展廳內搭建一個 1:1 的城寨「示範單位」，模擬出當年城寨內民居的生活，並加入語音導覽和 AR 技術以虛擬住客介紹居民日常生活，展覽燈光也應稍為調暗以貼合當年九龍城寨內的環境。另外也可考慮模擬天台場景，利用投映技術和聲音讓觀眾體驗天台上觀看「鐵鳥」飛過的畫面。此外展覽也可向九龍城舊街坊徵集和展出他們用過的生活用品如水壺、招牌等²²。



過去香港市民曾經使用的日常用品

2.4 寨——九龍城工業血與汗

這展廳的主題「寨」並不是上面提到的九龍城寨，而是 20 世紀 50-90 年代香港製造業興盛時期，因工業需求應運而生的小型廠房，即俗稱「山寨廠」。山寨廠亦代表九龍城工業興盛的時期。這段時期，九龍城區的紅磡和土瓜灣也找到屬於它們的角色。向觀眾呈現九龍城區的工業發展和上一代人如何發揮「獅子山精神」而造成今日的九龍城，是這展覽想帶出的訊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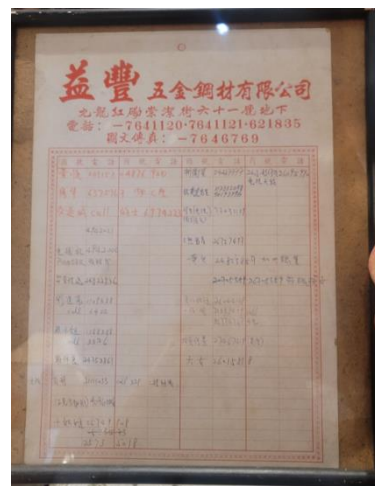
紅磡區原本只是一個突出在海灣畔的一個尖尖的小半島西南岸的岬地，其後受惠於港府的填海工程，把新增的土地作為船塢和維修用途，於 1863 年創辦的黃埔船塢便以紅磡為基地，其後青洲英坭廠、中華電力等相繼遷入紅磡，前者成為近代香港工業基建支柱；後者則支撐著九龍半島家居和九龍城區工業供電系統，雙雙為九龍城工業騰飛打下基礎。

相比九龍城和紅磡，土瓜灣的發展較遲。1920 年代開始，當區的傳統村落才陸續被政府清拆，並發展工廠。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土瓜灣被發展成為一個工業區，當區廠房林立，例如香港元興電機織染廠、禎昌染布廠、製造火水燈的立泰製造廠有限公司、新聯機器廠等²³。而今日人稱「十三街」一帶的樓宇，

²²電影文化中心（香港）曾舉辦「在九龍城探索__」舊物展，並向九龍城街坊募集生活用品或以九龍城為背境的照片。

²³劉潤和：《九龍城區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頁 25-26。

原本是南洋沙廠，後來人口增加，房屋需求上升，十三才改建成唐樓²⁴，當年樓宇的地舖、閣樓以至二樓都出現不同輕工業的「山寨廠」，如五金、電鍍、模塑、汽車維修等，服務本地客戶或接外判訂單。當時勞工法例還不完善，也沒切實執行。聘請童工、欠勞工假、超時工作、工傷賠償不足和工業安全被忽視的情況，十分普遍²⁵，但為了養家糊口，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再辛苦也甘願捱下去²⁶。



1980年代紅磡五金鋼材舖的客戶清單

今日九龍城區已逐漸成為現代化智慧城市，雖然區內新舊交融，但城市發展之勢不可逆轉，舊工業區開始步傳統村落後塵漸漸消失，如何平衡發展與保育，這就考驗香港人的智慧。筆者認為這部分的展覽內容跟美荷樓生活館有不少相似地方，因此可參考後者做法，重塑當年山寨廠的環境，如婦女以舊式腳踏衣車幫補家計的場景，結合口述歷史、舊照片和傢俬等資料，並邀請舊居民擔任導賞員。

(5) 其他展覽/活動

以上各個展覽旨在以不同視角詮釋九龍城不同階段的社區生活史，但以九龍城歷史之豐富，即使上面展覽也不能盡訴九龍城所有歷史細節。因此筆者建議博物館舉辦一些專題展覽以補完九龍城歷史，例如上面提及的九龍街墟市，可以參考香港藝術館「廣州購物誌」，舉辦「九龍街購物誌」展覽；上文亦有提及的樂善堂，亦可以此為題舉辦專題展覽介紹機構和九龍城社區發展的關係。博物館也可以九龍城區出身如藝人林家棟、玄學大師蘇民峰等名人為主題舉辦講座分享當年九龍城生活點滴。此外，為了更好發揮博物館的教育功能，舉辦工作坊也不能

²⁴躍變·龍城：〈十三街〉，取自 <https://kowlooncitywalkingtrail.hk/zh-hant/story/details/>，2023年4月7日擷取。

²⁵躍變·龍城：〈製造業的血與汗〉，取自 <https://kowlooncitywalkingtrail.hk/zh-hant/story/details/>，2023年4月7日擷取。

²⁶躍變·龍城：〈山寨廠老闆娘〉，取自 <https://kowlooncitywalkingtrail.hk/zh-hant/story/details/>，2023年4月7日擷取。

少，上面提及的製鹽、製衣、紡織等都是很好的題材，讓觀眾重新認識這些式微的技藝。

三、結語

香港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博物館，涵蓋不同範疇的主題，但為了將已消失或即將消失的地區歷史和社區文化記錄並向大眾展示，建立一座以地區歷史和生活文化為主題的博物館便有其必要性甚至迫切性。筆者希望「九龍城生活文化館」能啟發其他地區建立同類型博物館；讓公眾體會到香港每個地區有其歷史和文化的獨特性，從而引起他們關注或參與地區文化保育和研究工作，為落後的香港地區史研究注入活力。

參考資料

1. 林保賢 (Ian Lambot), 格雷格·吉拉德 (Greg Girard) (2015):《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2. 蘇萬興 (2013)。《衙前圍—消失中的市區最後圍村》。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3. 魯金 (2018)。《九龍城寨簡史》。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4. 邱逸 (2018)。《龍的心—九龍城區歷史古蹟導賞》。香港:九龍城區議會。
5. 劉潤和 (2005)。《九龍城區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
6. 施承毅 (2022)。《意義創造的載體:探索博物館策展》。台北:藝術家出版社。
7. Nina Levent, Alvaro Pascual-Leone 著, 王思怡譯 (2021)。《多感知博物館—觸摸、聲音、嗅味、空間與記憶的跨學科視野》。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
8. 梁戴 (2022年10月25日)。〈博物館的力量〉,《大公報》,取自 <http://www.takungpao.com.hk/culture/237141/2022/1025/779307.html>。
9. 呂少群 (2018年1月22日)。〈民間團隊經費匱乏選蓮麻坑初試牛刀港首本村志掘出文化遺產〉。《大公報》, A02版。
10. 蕭險峰、岑智明與劉國偉 (2016)。〈九龍城「上帝古廟」原址考證〉。《田野與文獻》, 83, 1-17。
11. 規劃署 (2018)。〈規劃署年報 2018〉。取自 https://www.pland.gov.hk/pland_en/press/publication/ar_18/sc/ar2018_sc.html#p=1。
12. 康樂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博物館—設施及場地列表〉,取自 <https://www.lcsd.gov.hk/tc/facilities/facilitieslist/museums/lcsdmuseums.html>。
13. 蘇萬興:〈上帝古廟〉,取自 <http://www.somanhing.com/friends/gotowalk/chinesebuilding/ctemple/templeind>

ex.htm。

14. 躍變·龍城：〈山寨廠老闆娘〉，取自

<https://kowlooncitiywalkingtrail.hk/zh-hant/story/details/%E5%B1%B1%E5%AF%A8%E5%BB%A0%E8%80%81%E9%97%86%E5%A8%98/>。

15. 躍變·龍城：〈製造業的血與汗〉，取自

<https://kowlooncitiywalkingtrail.hk/zh-hant/story/details/%E8%A3%BD%E9%80%A0%E6%A5%AD%E7%9A%84%E8%A1%80%E8%88%87%E6%B1%97/>

。

16. 躍變·龍城：〈十三街〉，取自

<https://kowlooncitiywalkingtrail.hk/zh-hant/story/details/%e5%8d%81%e4%b8%89%e8%a1%97/>。